

海与美国文学的三个时期

曾莉

(江汉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56)

摘要:美国文学中有关海的互文主题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是惠特曼和麦尔维尔笔下的海,自然主义时期的代表是克莱恩笔下的海,现代主义时期的代表是海明威笔下的海。不同时期作家对海的态度,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阶段,丰富了不同文学时期文学思潮的内涵。

关键词:海;美国文学;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互文性

中图分类号:I7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166-04

一、美国浪漫主义文学时期的海

展开美国文学浪漫主义时期的画卷,扑面而来的是超验主义思想的清风,这预示着美国文学“繁荣到了全盛时期,也标志着美国文学已经真正独立”^[1]。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惠特曼的文艺思想有其自身完整的诗学体系,其核心是作为民族精华的人民性,强调读者与诗人笔下的客观世界在精神上是融为一体的,像泛神者那样赋予万物以灵性,由诗人的灵魂首先与万物相沟通。惠特曼的创作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很有创新之处。海是惠特曼诗歌中常见的形象之一。他用泛灵主义的眼光去看待万事万物,当然也包括海。他在歌颂人类的自然状态、赞美劳动人民朴实本性的同时,一直都认为自然本身是美的,永不怀疑世界的庄严美丽应该潜藏在它的每个微小的地方,其中也包括海面与海中。惠特曼在写鸟时很少描写它的叫声,写海时也不大形容它的动态。在《草叶集》开篇第三首《在海上带有舱房的船里》我们第一次读到了惠特曼笔下的海。在《海流集》中海既是诞生诗人和赋予他灵感的“永远摇荡着的摇篮”,又是作为生命的象征将诗人像“漂流物”般冲上海滩的退潮。诗人在《摇篮》中把大海当作他的“母亲”,同时又将她与“死亡”联系起来,或者说通过她将与死相连,暗示死亡不只是生命的终结,也同时是生命的开端。在《退潮》里,诗人把大海称为母亲,把海滩称为父亲,实践了他童年时所谓“固态的与液态的结婚”的联想。在悼念林肯的挽歌《船长》中,充满惊涛骇浪的海洋是南北战争这一伟大历史时代的象征。在《自我之歌》中,惠特曼

心中的海洋是多情而又任性、温柔而又粗犷的:

你,大海哟,我也把自己委托给你——我猜得着你的心意,

我从海岸上看见你那弯曲的手指在召唤我,

我相信你没有触摸到我便不愿回去,

我们只得在一起周旋一番,我脱下衣服,赶忙从陆地上消失,

你轻柔地托着我吧,摇着我在大浪上昏昏欲睡,

用多情的水波冲刷我,我能报答你。

浪涛向陆地滚滚而来的大海呀,

呼吸粗犷和阵阵喘息的大海呀,

供人以生命之盐和无需挖掘而随时准备好了坟墓的大海呀,

叱咤风云、任性而又文雅的大海呀,

我与你合在一起,我也是既简单而又多样的。^[2]

惠特曼把对海的心驰神往和欲罢不能写得细致入微,从而使其创作登上了高度艺术真实而又不流于庸俗的境界。在惠特曼的哲学思想中,海洋永远居于比陆地更高的境界,它代表精神,有时象征着死亡,因为死亡又是生的起点,是新生的起点。惠特曼将大海与人生的目的和归宿连在一起。总之,《草叶集》中海的形象一般都是与灵魂、精神世界密不可分的。

再来看麦尔维尔笔下的大海。麦尔维尔写了海的壮阔、平静和深不可测。《白鲸》一开篇就提出了“所有的人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会生出向往海洋的感情”^{[3]22},个个都像沉默的哨兵,在做着有关海洋的梦,并认为海洋的身影是捉摸不住的生命的踪影,尽管“一眼望去,浩渺无际,可是十

* 收稿日期:2008-04-18

作者简介:曾莉(1963-),女,湖北鄂州人,江汉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

分单调,让人不想逼视,连一点点变化也看不到”^{[3]92},但是人类懂得“沉思默想是和水永远密不可分的”^{[3]24}。小说中海洋的形象是清晰的,海洋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海洋是人类实现理想的舞台,也同时是人类的大墓场。《白鲸》中的海洋是这样看着病态中的人类的,“暗黑的海洋则一起一伏,始终无休止地一起一伏,仿佛它的无比巨大的浪潮是一颗良心;这伟大的世俗的灵魂一直在为它所滋生的长期罪孽和苦难感到痛苦和悔恨”^{[3]253}。《白鲸》中的人类也明明知道“这活生生的海洋把船只连同船员一块儿吞下去的事情仍然和日落一样每天发生,与诺亚时代一般无二。海洋不仅对异族的人类是大敌,便是对它自己的子孙也是个罪大恶极的魔头,比那个谋杀自己的客人的波斯主人还坏;它连自己生下的子孙也不放过”^{[3]296}。但是,人类仍一如既往地履行着朝圣者的职责。

在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白鲸》中,作者对大自然、对大海的描写从侧面烘托出人在同大自然斗争中的顽强精神和心理活动,为作品增色添彩。那无边无际的大海,一会儿是笼罩着田园式的宁静,肃穆柔和,具有使人陷入遐想的魔力;一会儿是狂风暴雨,汹涌奔腾的巨浪,令人目眩头晕。无论是凉爽晴朗、多色多艳的白昼,还是繁星闪烁、端庄娴静的夜空,大海底下始终蕴藏着巨大的破坏力,阴冷诡诈的杀机,仿佛海洋本身寓有无际无垠、高深莫测的真理。小说中船长的行为是在满足他内心的那种提升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讲,他一方面不能离开海洋,因为他需要肯定这个现实世界,需要享受这个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否定这个现实世界,向着一个非现实的方向前进,面对大海的他总是忍受不了太多的真实,因此,一刻也没有弱化他那征战大白鲸和海洋的欲望。如果说以实玛利的海上历险记让我们感到成功和满足,那么埃哈伯的寻鲸复仇记则让我们体验了非理性的意志所带来的毁灭性的悲剧。小说蕴涵着古老的“探寻”(quest)主题,以实玛利对精神的探寻和埃哈伯对绝对的追寻形成了两股相互推动的浪潮,一个浪潮舒缓从容,另一个浪潮波涛汹涌,这两股精神浪潮在现实大海面前相互交织,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景象。这也就是麦尔维尔的航海小说创造性地运用了动态的双重洋流般的结构。

人类对海寄托了自身的理想,《白鲸》中的大海是人与大自然较量的舞台,也是人类实现欲望的一个平台。美国文学浪漫主义时期的大海见证了人与大自然的抗衡,《白鲸》中的船长和大白鲸都在证明着各自、诠释着各自的能力。作者分明告诉读者,如果说大白鲸象征着大自然、象征着白种人社会、象征着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话,那么没有大海,人类和大自然都无法将其自身的能力发挥到如此淋漓尽致。在那个人类的欲望格外膨胀的时期,作者将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描写进一个立体的空间中,充分体现了人类征服自然时期的那么一种狂热与不妥协,也体现了浪漫主

义时期的创作格言:生活应该是这样^[4]。

二、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时期的海

在许许多多的美国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将宿命论的观点融入到作品里,认为自然界中的人和其他生物的生存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这种外界力量是人和其他生物不能完全改变的。自然主义作品的选材一般涉及生存与永恒,只有那些具有优良特点的生物能够被特定的环境接受。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所有生物生存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的发展也如同生物环境一样,需要人们不断地努力,方使得人类社会更为完善。自然主义时期的作品有以下几个特点:人受外界环境的控制,因此他们缺乏奋斗的动力,他们认为所有的行为会受外在自然力量的影响。有时,自然力量将有可能阻碍他们获得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主义的小说中,人类没有体现十分坚定的意志,自然界的冷酷是大自然阻碍人类欲望的实现。人类更多地像一个受自然力摆布的守望者。自然主义小说强调自然力量的强大,也暗含了人的力量与自然力量对比之下的弱小与有限。面对大自然,人类的呼喊充满了无助感和无望感。尽管人们努力改变现状,但还是外在力量决定着人的命运。

克莱恩《海上扁舟》中的四位人物一次又一次地面对波涛,臆想着小岛,实际上是在一次次完成关于生命伦理的叩问、反思与探索,从而不断地撞击着他们所固有的英雄情结——大海在挑战着人类的英雄情结。小说浓缩了克莱恩的自然主义创作思想,完整而又系统地展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搏击以及力量对比、人的命运的状况以及最终必然的失败,甚至人对失败命运的接受。作品情节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与自然拼搏的过程。小说一开始,自然界便与小船相继出现,浪花的狂暴,与小船的渺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自然主义小说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即人类力量在广袤的宇宙中是微不足道的。在小船行进的过程中,每一朵浪花都是很难克服的问题。这些水手们的命运完全被自然的力量控制着,任其摆布。在水手们看来,轮流划桨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这都是“魔鬼”的惩罚,都是对他们的体力的考验,甚至是一种“可怕的事情”。对于这场人与海抗争的结果,水手们是悲观的。尽管船长不停地安慰船上的水手,认为他们会安全抵岸,只要风停了就会有安全感,但是,风和浪都不会因为他们的安全问题而停歇。海是神秘的东西,水手的神经异常紧张,整个搏击的过程充满了死亡的恐惧,此时的人类才认识到了生与死是那么相近。

水手们远在茫茫的大海上,很难遇到营救。当他们靠近“蚊子岛”附近看见灯塔之时,他们认为那边一定有人,一定会开船过来救他们。然而,岛上没有任何人。更有甚者,当他们看见远处海滩上人影闪动,还误以为会救起他们,可

惜的是,这个人并不理睬他们的困境,驱车而去。水手们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又平添了苍凉的孤独感。此时,他们见到咆哮怒吼的白浪,先前拥有生存希望的轻松感已经荡然无存,唯有悔恨自己的无能、盲目及懦弱。《海上扁舟》中的人们正是在一次又一次完成盼望——希望——无助——无望的心理循环。

在人文主义时期,人们认为人是万物之尺度,有足够的信心主宰自己的命运,也有信仰给自己指明方向。但在自然主义文学中,人们不确定命运被谁主宰。《海上扁舟》指出,人们力图求得生存,与有限的外界条件作斗争,但在自然力量面前仍是动摇与不坚定的。从四个人的对话中,他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外界环境的手中。他们在面对冷酷的自然界时,似乎忽视了自己的重要性。他们在看似冷漠的自然界中,互相依靠,共求生存。小说中的人物个性也反映了自然主义时期的创作思想。作品中的岛是人类无法企及的生存彼岸,作品中的海是自然力的象征,那片海在作品中赤裸裸地站在了人类的对立面,穿过这片令人类无法征服的海域,船上的人不停地升腾起自己的梦想,又随后在不停地修正着自己的愿望。对于水手们的悲观与诅咒,大海乃至整个宇宙都是完全漠然的。此时的大自然就像一座丛林,这里不存在任何感情和道德的力量,有的只是相互竞争、适者生存的规律。如果说小说中的鸟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见证者,海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在海、鸟、风的面前人类显得那么孤立无援,时刻都会感受到一种心理弱势的持续,而这一切正好反映了美国文学自然主义时期的创作风格。

三、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的海

走进现代主义的文学长廊,人们发现文学不仅是对现实消极的认识,而且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抗,是对那种全然无视现实、一任情感流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反拨。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观念是:海对于老人来说,不像对于年轻渔夫那样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而被认为是一种人格;他把海想象为一个女性。她是女性的,因为她任性,既体现仁慈,又体现残忍。海是女性的,因为它如同许多女性神话所展示的那样,自身中蕴涵着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以至在她的深处能藏有老人遇到的闻所未闻或见所未见的大鱼。海的宽广足以使老人航入能了解和体验不可知的或未知的现实奥秘的领域,海的浩大足以允许老人生活在永恒之中,是海使得老人实践着自身的英雄情结。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的海洋“是仁慈并十分美丽的”^{[5]20},每当老人“想到海洋,老是称她为 la mar,这是人们对海洋抱着好感时用西班牙语对她的称呼”^{[5]21},人们谈起海洋总是想到母性。《老人与海》中的海洋是老人与鱼的关系进展、衍变的见证,海是老人的朋友:“他眺望着海面,

发觉他此刻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看见深色的海水深处的彩虹七色、面前伸展着的钓索和那平静的海面上奇妙的波动。由于贸易风的吹刮,这时云块正在积聚起来,他朝前望去,见到一群群野鸭在水面上飞,在天空的衬托下,身影刻画得很清楚,然后模糊起来,然后又清晰地刻画出来,于是他明白,一个人在海面上是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5]47-48}老人在海上寄托着自己的思绪与情愫,小说中一切美丽景致都与海相关,以海为背景。作者是这样描写老人的:“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5]2}老人是幸福的,海令老人精神愉悦,也同时使大鱼姿态更优美,海是孕育海上一切生灵的摇篮,在海上人们看到了老人英雄主义的形象。老人懂得人最重要的是心灵的生活,人的最高境界是捍卫心灵而存在,小说中的海成了老人心灵的依托。读完这部与海有关的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我们发现它注重准确描述人们的经历与生活。作品的创作理念是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各个方面,重真实是这个时期作品鲜明的特点。海明威在作品里高度强调个人、强调环境对塑造人性的重要,将个性作为小说的中心。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表达了“不管怎么样,风总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大海呢?“海里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5]98}。这样侧面告诉了读者生活是复杂的,是不可以全部理解的。这种关于海洋的作品侧重于刻画平凡人的平常生活,而非理想性的自然和人类。海明威通过小说中人的特点和性格,让读者去了解深层的含义。其内容和形式上的客观,使得人们从客观的角度去认识生活的多样性。海明威对人与海关系的描写折射出现代主义时期的创作特征,也同样告诉了读者:生活就是这样^[4]。

四、美国海洋文学作品的互文性

文学创造中的互文性价值在于“异”——“同中之异”,一个文本的一部分进入另一个文本时必须获得不同于原文本的新的意义。不难发现,美国文学许多作品主题意蕴上的内在相互关联、相互指涉是显在的。美国文学海洋作品一方面更加明晰了狭义主题互文性的意义,即一个时期海洋文学文本与另一个时期海洋文学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海流集》、《摇篮》、《退潮》、《白鲸》、《海上扁舟》和《老人与海》等文本在主题上是属于文外互文性,即文本与文本以外的主题互涉关系。与所有文学作品一样,海洋文学作品也必须进入整个语言系统和文学网系,在与其他文本所构成的互文性网络中,才能形成意义,通往现实世界中的大海,体现现实世界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同的互文性网系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乔纳森·卡勒将文本的互文性分为五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真实世界”造就文本即社会文本;第二层次是一般的文化文本包括一系

列文化范示和公认的常识;第三层次是“体裁模式”,它是一种纯文学性艺术性的互文性;第四层次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自然惯例;第五层次是另一部作品的“扭曲模仿与反讽”^[6]。也就是说,每个文本进入由这五个层次组成的互文性网系,才能获得意义,得到解释。在美国文学作品中,人们读到的有关海洋的文学作品都有着躁动不安、激情澎湃的主题,这些海洋文学作品中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并表现出他们的各种欲望和永不休止的战斗性。有关海洋的故事情节大都表现了人类的某种大爱与大恨。作品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基督教所要求的那种静穆的、谦卑的、内省的性格非常不同。美国文学各个时期作品中的大海依旧是波澜壮阔与处变不惊,而人与海洋的搏斗完美表达了这个民族不同时期的生存情趣。《白鲸》中的大海使人类得到了极大的快感,体现了人力图征服自然,立志成为大自然的“主人”的那么一种豪情;《海上扁舟》中的大海使人类体味到与自然抗衡时人类的种种踌躇与无奈;而《老人与海》中的大海则使人类得到无比的幸福感,体现了人有成为大自然朋友的心态。

五、结 论

人们知道文学文本主题的关联与暗合是无法避免的。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不仅仅表现为承续,它还可以表现为戏仿、颠覆等多种形式,互文性已经成为作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有人甚至认为文本互文性是文学文本得以产生的根基。戴维·洛奇在谈到英语小说的互文性时指出:“互文性是英语小说的根基,而在时间坐标的另一端,小说家们倾向于利用而不是抵制它,他们任意重塑文学中的神话和早期作品,来再现当代生活,或者为再现现代生活加添共鸣。”^[7]不仅作者的创作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特点,而且读者的阅读也是一种互文性阅读。伊格尔顿说:“一切文学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只不过没

有意识到而已;事实上,没有一部作品的阅读不是一种‘重写’。”^[8]国内也有学者指出:“重写具有集接受、创作、传播、阐释与投机于一体的复杂性质,是文学文本生成、文学意义积累与引申、文学文体转化,以及形成文学传统的重要途径与方式。”^[9]而“从重生发开去,即是文学史接受与继承并存的动态系统”^[10]。我们了解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传达着某种审美意识,都有自己独特的主题。我们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文学的三个不同时期中,都创作出了与海洋有关的作品,这不是偶然的,它们分别展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时期的特点,揭示了不同时期人对大自然的态度。美国文学中海洋文学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渗透,不仅使一连串的作品复活,能使它们主题意义上的相互交叉,而且能使它们走到极限意义的边缘。

参考文献:

- [1] 史志康. 美国文学背景概观[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67.
- [2] 惠特曼. 惠特曼精选集[M]. 李野光编选.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63-64.
- [3] 麦尔维尔. 白鲸[M]. 成时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 [4] 徐葆耕. 西方文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86.
- [5] 海明威. 老人与海[M]. 吴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6] 乔纳森·卡勒. 结构主义诗学[M]. 盛宁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10-238.
- [7] 戴维·洛奇. 小说的艺术[M]. 王峻岩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10.
- [8]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M]. Minneapolis: Terry Easota press, 1983:12.
- [9] 黄大宏. 唐代小说重写研究[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79.
- [10] 韩云波. 重写:文学史历程的另一种理解[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6):17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Sea and the Three Period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ZENG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430056,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intertextual themes about the sea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eanwhile,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some different images or symbols of the sea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cluding those that are created by Walt Whitman and Herman Melville in the Romantic period, by Stephen Crane in the Naturalism period and by Ernest Hemingway in the Modern period.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ttitudes toward sea by different wri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reflec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have also spontaneously enriched the intension of literary trend of thoughts in different literary periods.

Key words: sea; Romanticism; Naturalism; Modernism; intertextuality